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 摠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滄陽東嶺洞谷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  
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  
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  
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  
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



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

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詭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摠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



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宮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爲瓶爲缶爲鈞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撫太極蹴躡顛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祇可不謂大哀乎我我靈掌纖指如畫隱麟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嶮岷勒之罟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齧補天世未觀焉夸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拖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蟬蛻蟻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關崑起重險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闐闐鑠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羸



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  
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  
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  
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  
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  
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  
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關銘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  
峯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闔域中夏贊經綸之

攻拒卻撓搶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  
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  
中原版蕩封豕存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  
夏僞鄭祖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開  
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  
業之王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爲霸王之器乎聖作  
功業知宵寘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  
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  
乃知不獨特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  
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  
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蹙圻封泉寔  
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持  
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勦敵相



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  
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  
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  
悽其號叔返道復隍愾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  
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期  
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  
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谿猿狖相望三代而  
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且秦  
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賀遷  
可親昵擘坼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  
凝濁而形當其疑也如鑄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  
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

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  
以濟川爲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  
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繩懸纜以下梓人徠垂絕  
宜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沉  
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摠庸蜀之通  
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  
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  
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剏代蠹  
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  
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  
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  
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士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三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陪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擗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顛氣亂

盪靈鳥環迴水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嶸澄湖在上人罕矣止孰闢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雲衣谷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升龍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磻溪銘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



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  
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  
宅于幽盤相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  
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栢栢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  
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  
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  
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  
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噉鷓鴣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  
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

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諱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  
疆在平爲末官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壇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  
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  
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  
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旣  
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恁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  
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  
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鏃之賜竟及其身鷄夷盛屍投  
于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  
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悌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  
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  
墨裂地仄截若岸坼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  
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舩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潏千里洪  
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遥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



臂于外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  
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  
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  
王問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  
緒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詬讒輯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  
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  
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大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濱夾據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  
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  
揚濤溺馬殺人國秦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

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湏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爲山嶽者則爲勝爲異爲奧爲閔故萬嶺交峙而嵩  
華辨其方羣岳敷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  
鳴弦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曾巖石室幽谷靈  
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  
覲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  
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岡巒峭竦  
巖壁重複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渺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  
塵累指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  
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  
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  
晝清篠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  
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



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後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博  
翠壁而直上軋嶠嶇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  
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  
鳳簫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利  
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  
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  
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饜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  
之玄風以爲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斧履險通幽梯絕棧  
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而諗予者  
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人之道行  
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  
千祀教焉而興歟乃爲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樊洞口兮踐敬危奔龍伏虎兮勢狀竒林

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蕭  
瑟兮生遠風興雲霈霈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  
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  
何足謂朝爲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谷兮閱仙經翼接浮丘兮整  
煙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瑤臺  
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  
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傳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旣  
不朽兮與石長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銘乙 碣頌附摠 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頌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孫樵孝門銘柳宗元

暴虐二

佞石銘皇甫湜銘秦坑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鍾銘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鍾銘

化感寺大鍾銘李白

溫州仙巖寺銘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張嘉貞石橋銘張翥



宅一

丹崖公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悅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揆尤博雅明道  
 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  
 子禮輿禮輅輿官至臨穎縣丞輅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  
 禮輿之季子也元精冲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  
 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  
 玄穀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乃屈身  
 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

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  
 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  
 發瘡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  
 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  
 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  
 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澹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  
 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眾賢之不兼暢  
 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閒言物飽其義吾  
 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  
 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同人雲居  
 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  
 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  
 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叅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瓌  
 咸痛君中天鼎鉅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危光景不曜乃共稽隲  
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歎曰才位不兼大  
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參  
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滂陽九  
滔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鰲暴  
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  
西伯考元曆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寔逢其良投  
劍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  
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土一屣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  
監業隘運巨功巨聽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有嘗著汲  
人嚶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寔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

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  
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俾於麟閣以弟回  
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  
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  
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于  
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  
禁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  
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  
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  
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狠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  
顛頽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欬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  
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  
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灰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  
領餼下偷上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壽州刺史表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秉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臂腐眊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  
命夷宮亦有考叔怙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歎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旺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爰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清涕洟遂於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  
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  
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佷石銘

皇甫湜

佷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礧癡巖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  
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達淫刑



感道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佞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  
溝有新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窾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殫驅  
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  
荆棘指麾峭嶺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逢顆無  
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佞石烟  
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  
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  
節八風佛土以鍾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負乘開設其輪

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形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  
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鍾  
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  
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  
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弁之齊以  
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髮髯交應越五月辛丑  
新鍾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  
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  
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旣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干  
周流六虛經干巖城八干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  
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  
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  
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



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鍾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爲大相彼創制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字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有赫而鍾簾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今得鬱爲紀綱洞三學之奧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遍十方乃同寅叶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緇流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賀精金博召良冶鳧氏宰陶人翼鎔範脩林樸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閱怒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鑪赫曦煥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竇以決注下潛成於數

圍察夫陰未凝陽爲烈燠爆泉沸氣憤雲洩既旬而後實既堅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驪龍踏於上蓄精誠含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杵雖鴻音未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緇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彥聚捨珍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瀣一色然後挿雲柱倚天梯駢轆轤縮脩索攢勳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筍鱗顛以交扛猛以簾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響岌業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革塵滯塞開冥蒙滌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矣允登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劔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細而促漸登鎗以舒旣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爲若是者何皆皇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



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毅僵蹙皆恐怖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翼龍象以之懺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不忒住持我像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構他方聖眾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楊量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德不言乎銘曰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擊鏗鏗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

我真聲咸息有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鍾警天夢而能發揮沈潛開覺茫蠢則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官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鍾者量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剏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嶧嶭聞鍾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聳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多子



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彪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  
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震驚金精轉渣以融熠銅液星熒而  
耀燐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但懾宇  
宙功侔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縻金  
索以上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  
奔電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劔輪於苦海景福躬嚮被于人天  
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  
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  
昇朝閑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  
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索已利物是人  
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  
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  
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孰賢  
老乃緇乃黃鳧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干詞臣

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砰隱天雷鼓霆擊擊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摧冒魑魅  
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劔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停熾然愷  
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鍾永不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僊瀑之作風幹洞壑地洶山鑿越之齋  
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帥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并序

張嘉貞

趙郡汶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爲試  
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闢方版促郁絨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  
也又詳乎又插駢坐磨礪緻密登百象一仍餽仄壘腰鐵袞蹙兩  
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  
莫能初是其欄檻華柱錐斷龍獸之狀蟠繞拳踞眈眈翕欵若飛  
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



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  
鱗甲擢會者徒聞于耳不觀于目目所觀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  
莫之與京勅河北道推勾租庸兼復囚使判官衛州司功參軍河  
東柳渙繼爲銘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架海維河浮竈役鵠伊制或微茲模蓋略析  
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啓爲博比走  
燕劑南馳温洛駢駢壯棘殷雷薄攜斧拖繡騫駘視鶴藝入伴  
天財豐頌閣斲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聒

石橋銘 并序

張彥

關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惣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  
師癸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  
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浹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杆材葳制樸斲紛糅幹  
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迥透塊軋  
匠造琳琅族遣敞作洞門呀爲石竇賒莫弄盈一紀方就力將岸  
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敞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錠  
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迄  
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  
殷富夕發蒯墟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  
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 并序

元結

零陵龍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耕確豁曰有唐節者曾爲瀧水令  
去官家于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  
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  
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爲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  
臨淵罔罔巖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  
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  
陟膝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  
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土堅垆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  
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輒千七百其深八尋有  
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  
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  
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  
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暉

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王於藻百工婦人彫鵠漆凍以供宗  
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  
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捷不敢咳  
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  
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  
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  
蕩怪異夫十爲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  
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  
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  
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連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  
筮之遇復三囂上之同人三編上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  
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夔吉卜於火



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日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馳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窳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簞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芷以佩服見藝鳴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竟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

見崇文其無崇乎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真將利其子孫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銘丙 銘陰 兩德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宰輔七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竒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道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悛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篲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諍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許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祭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怕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儻然在疲靡所宣哀以其忝縉雲之舊寮沐



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  
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  
不存焉銘曰

峩峩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  
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  
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軫兇害直事乃不行慮  
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  
為輔讓子以續公費冊書亦捧瑞王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  
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  
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  
色諤諤又刺汾滄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  
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闕中國瘁人

哀喬嶽隕蹟朝星昏霾天子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  
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  
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潛凡為縣者皆  
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  
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相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  
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  
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  
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  
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  
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



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列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測字元輔上黨壺關人

祖襲襲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穿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慮罪當寬宥三司實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摠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



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  
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  
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  
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  
而歿今則附焉嗣子發丕堅察垂向呂穆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  
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  
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輔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  
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  
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  
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  
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  
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  
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蘇之  
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  
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  
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  
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  
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  
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  
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  
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  
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  
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  
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  
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  
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已搢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闡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  
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  
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悲

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  
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遺情恕犯而不校一言  
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徵福不乞靈物怪氣然不  
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  
杜陵故地賦清流疏濯叢鶴舉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儒人結轍在  
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鄉羣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  
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生之法志著通典  
二百篇誕章闕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  
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  
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  
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摛與其弟  
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  
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推剝相眩無怙誠  
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



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叢滋齊之温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歲祿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茂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

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指之建議深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參六職節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說曰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



封也不尚禁厲不施嚴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  
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  
隲財成造化宗工篤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  
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登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  
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  
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閱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  
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  
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爲天理  
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櫛壽堂自爲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  
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  
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  
寺協律郎早夭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暉京兆府參軍事馴行  
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惟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摠方國掃除螟勝  
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蘇風叩若華鏡  
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  
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  
兮閱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笳蕭啓路  
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  
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六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  
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  
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



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簾竹為苦具奸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



博覽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太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

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京衆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彝博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  
言積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  
一叅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天下人爲  
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  
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  
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  
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  
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  
鈇劓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  
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諫  
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  
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

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  
內屏周二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  
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  
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  
鄉貢仕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  
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譙語寮吏必言古  
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  
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  
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  
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  
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素禧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  
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  
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  
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



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獨明曠以雨濡以  
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  
德老鉅傑魁壘孰為忌畏譜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  
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  
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  
顯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  
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  
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勲猷備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解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參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  
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  
州大都督父怵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  
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温重固  
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  
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為府中最興元初以太  
子家令為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興  
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脊背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  
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異舉比歲  
大旱蟪蛄為災絜齋蔬非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萋萋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滹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涿泗和門眈眈公署沈沈目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

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莘莘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頌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二生極



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摠馨香以識宣實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沈沈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朝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稔疹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郊毅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

弘靖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惟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公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



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  
便相噪噉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  
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  
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  
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上  
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  
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  
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  
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  
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  
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過送詔使道呵摩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  
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  
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久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既旱苗  
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  
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  
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  
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  
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  
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  
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鄰亂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  
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  
孤幼等號護膺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  
濱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  
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



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  
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  
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  
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  
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  
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  
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  
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  
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  
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  
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銘

下詳表述附總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柳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柳宗元



左黃州表

附元結

陸欽州述

附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家宰趙郡公異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胤江州刺史駕贈太府少卿父疑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鄆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

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

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

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途

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開

一歲轉吏部尚書揔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

心竦意倚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

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章議左

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

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鈞

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桔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監觀禮俗

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美使郡自為理得以蠲乏

用補庸二府無私焉四復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

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

化皆聲詩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



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溲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為奸幸  
益以私幣貨滯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芒竅以寬  
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  
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  
齊芥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  
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靡奏  
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  
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寧宴間之不若君子以為難  
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  
卓冠出倫規為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  
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為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  
章句喜士尊賢開懷蓋簪絲桐博弈談笑盟嘯毋有餘裕而無留  
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濟為已任而績用未究斯  
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眾君子失聲恒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

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容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穎州刺  
史刁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姝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  
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  
繼京兆府參軍節躬彊學幼子紹編皆以門廕在仕紹繼等泣次  
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業慶祉兮天  
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  
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  
台以賦羣才命適已兮緱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  
今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  
明年正月其孤袒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



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相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敏素父秘書郎  
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  
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  
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  
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有跋邪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  
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  
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竊眇章妥  
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  
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愧佛老氏  
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  
非是任爲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以遁無功固涸

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  
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  
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摩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  
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  
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醫侍臣之銜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闥不施戟  
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  
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  
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  
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



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  
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  
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萃焉始堯舜之君  
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  
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  
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  
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  
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  
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  
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

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  
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  
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  
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  
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  
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  
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  
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  
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  
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  
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



美之樞襄耐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  
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  
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  
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  
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  
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  
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丐煇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  
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  
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  
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  
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  
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  
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  
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  
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  
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而卒其寮郭伉買  
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  
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  
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



恬恬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由博士爲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媯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眈眈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蕃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

表爲剡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瘡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



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并序

韓愈

季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歛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夭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旨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亭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



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



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舩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敗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離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戊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隅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更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糾迭伊肅邪諛具畏遷里道民民服休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邪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執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王用興嗟陟干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悉罷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調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  
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  
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  
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  
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  
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感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  
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  
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  
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  
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  
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  
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  
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  
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顛之人然  
也賢者與顛顛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  
顛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



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

琴杖單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批其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泉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  
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  
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  
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  
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  
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  
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  
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  
佐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  
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  
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  
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示公越  
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  
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

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  
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  
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銘戊版文誄表附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元稹

隱居四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呂溫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



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藉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

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公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汧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積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遠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絮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殘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昌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

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誠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積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閩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悍妻和囂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興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祗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為鄰後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追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



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立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每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白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畷刑以肅墮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劔椎埋胥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瓠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節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

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趨趨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



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  
玄月載踰十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  
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  
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氛氲挺  
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  
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樵勤孰爲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  
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  
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旣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  
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  
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 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  
司馬生高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  
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祕學無所  
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  
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  
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  
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  
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爲議青龍癸未唐歷之徵公乃山棲絕穀放  
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  
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太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  
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  
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  
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  
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  
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



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巳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遷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佞人方於賢原思必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舟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

甚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績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



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軼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曲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記甲到難附摠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歐陽詹

太湖石記白居易至丘西小石潭記柳宗

乳穴記

到難附箋

外物一

醉鄉記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推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拍撫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鑄組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



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與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曠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嶰嶰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彤蠻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鏹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



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  
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  
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  
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箠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  
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  
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劔示不言之信避國  
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  
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闈壺之內  
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誓幣宜  
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思之旣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徵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等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墜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巾中成坎窞窅窅港洞生泉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洫裒斜右走太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爲寰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割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  
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延燦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融得渭北之飛鴈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重樓天矯以紫映  
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纏靄泛羽游鱗斐郁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陰潛滉漾電燧凝煙吐鮮有如此者皇皇  
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九重繡轂翼六龍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乎斷岸拔楔則就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以滌寒光眩目貞  
絮平芳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八音成文于上空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曳雲霓於玄都其  
研輞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薰藹敷俞天人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  
不動微波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滃酒以情泛覽無斃則  
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  
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  
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六流惡含和厚生蠲  
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  
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  
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  
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  
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迷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



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古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神人者有續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削如鳳若跽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踈將攫將鬪風烈雨

白居易

致遠獻瑰納奇四墅列而置之富哉端儼挺立如真官劍戟者又有如虬將攫將鬪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歛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峩靈霽若拂嵐樾儼霽霽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翫縷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緜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曩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材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謬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繇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孱頽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容霓色霏遶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踈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瓊古同出野夫樵



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漠無主龜山拖  
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  
於襄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  
德門之齋也宰於滇陽蠲雀范綏之政行焉事歸條昔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  
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乎  
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爲之賦廣言磅礴  
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間踞束難有閑  
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  
長文時爲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爲逸人張  
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  
壑思同甚難故龔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  
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君爽張甫釋澄雅智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  
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  
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  
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  
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  
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異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  
天下遂不寧至平末孫桀紂怒而昇其槽立階級千仞南向而望  
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  
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平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



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  
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  
將游焉故為之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